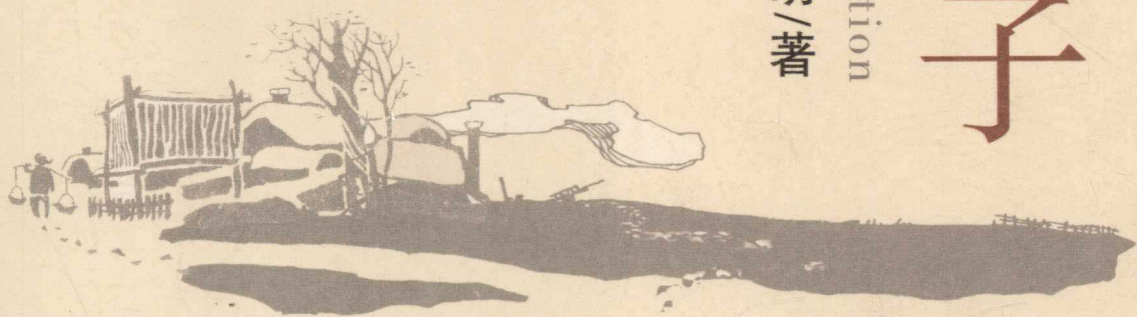


同齡子

The Same Generation

魏玉明／著



Part 4
第四部

中國文联出版社

同齡子

The Same Generation

魏玉明/著

第四部

Part · 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一章 逃亡塞北

秋天的北方，漫山遍野呈现出一片醒神耀目的金黄，渐次枯萎的树叶完成了一年中装点大自然的使命，正在秋风中摇曳坠落，扑向大地；南飞的大雁又要重返故地了，每一次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日子，举头仰望，你就会看见它们成群结队地从空中飞过，时而直上云霄，时而俯冲大地，自由自在地飞翔在浩瀚无垠的蓝天白云之间。在大雁的身影下，一望无际的北国之秋，山川起伏，河流跌宕，彰显出大自然万般神奇的变化和壮观瑰丽的身姿。

当列车停稳在嫩江车站的那一刻，祝新华的心完全放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如同挣脱枷锁的鲲鹏，已然跃入广袤浩淼的九天之上，陆炳章即使势力再大，在这里，他已经是鞭长莫及了。

祝新华搀扶着方志宏，和佐霞、方佳怡一起出了站台，询问一个脸上长着麻坑、蹬脚踏车的中年人：“同志，请问去嫩江军分区怎么走？”

麻脸男子热情地说：“去军分区很远啊，你们坐我的车好啦，我给你们送过去。至于路费嘛，你们看着给，一块钱不嫌多，五角钱不嫌少。”

方佳怡笑着说：“那就五角吧，怎么样？”

麻脸男子豪爽地说：“行啊，我这人不会讲价，五角就五角，上车。”

几个人上了车，麻脸男子跨了上去，顺着两旁满是柳树的公路拼命地蹬了起来。祝新华发现，嫩江和八九年前没什么变化，一幢幢青堂瓦舍之间夹杂着廖廖可数的几座灰色的楼房，墙壁上到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标语口号，体现出时代的气息与特色。马路上，不时有打着红旗、满载知识青年的车队驶过，前往举世闻名的北大荒，留下的是一串串嘹亮的歌声。

迎面跑过来一挂马车，骑脚踏车的麻脸男子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朝对面的马车喊道：“哎，二虎子，明天给我捎来一对野鸡，俺老婆生娃了，给她补补身子。”

那马车上的车把式把鞭子一挥，声音洪亮地答话说：“好嘞，明天保准给你送来，别忘了请我喝壶喜酒。”

“二虎子！？”祝新华听到这个名字，不觉一愣，赶紧扭头朝那辆马车望去，只见三个骡子拉套，一匹枣红色的马驾辕，马铃铛叮当作响。赶车的汉子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黑油油的脸色，一看就是他——人称“二虎子”的周胜虎。

祝新华赶忙招手喊道：“二虎哥。”

二虎子“吁”了一声勒住马车，神色诧异地望着脚踏车上的几个人。祝新华跳下车，来到二虎子的车前，说道：“二虎哥，你不认识我啦？我是祝新华呀。”

二虎子仔细地端详了他几眼，猛地拍了一下大腿，跳下马车，一把握住祝新华的手，使劲摇了摇说：“哎呀，是新华呀，咱们差点没让狼吃了，对吧。你瞅瞅，我都认不出来了，几年不见成大人了。”

于是，祝新华把二虎子介绍给方志宏一家人，二虎子问道：“你们这是到哪去？”

祝新华回答说：“去部队一个好朋友那里。”

“哦，那你们先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去我家。苞米棒要知道你来了，一定很高兴。”

祝新华点点头：“二虎哥，我们是到这里扎根的，不走了，兴许还得长期住在你那儿呢。”

“好啊，”二虎子说，“咱家那儿虽然是粗茶淡饭，但一样能养活人。这样吧，我把化肥拉回家，就赶过来接你们。”

祝新华笑着摇了摇头：“不用，我们自己去就行了。”

“那怎么行？我一定要来。”

众人分手告别，脚踏车继续前行。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部队驻地的大门口，门口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把守，挎着冲锋枪，神情严肃地站在岗亭旁边，大门用一道铁链拦着，旁边有一个白底红字的木牌，上面写着：“军事禁区，请勿近前。”

祝新华跳下车，把钱付给麻脸汉子，然后来到卫兵面前说：“解放军同志，请问楚庭威政委在不在？”

卫兵打量了他一番：“你找我们楚司令员？你是他什么人？”

“朋友。”

“对不起，楚司令员不在，他带领部队支左去了。”

“那他儿子楚平在不在？”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样吧，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先谢谢你啦，我叫祝新华。”

“你们先到那边等着。”等祝新华他们离开，卫兵拨通电话，说道：“请接楚平团长办公室。”

不长时间，卫兵说：“你们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来接你们。”

一会儿工夫，一辆崭新的吉普车从里面开了出来，从车上跳下一位英武的解放军干部，他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浓眉大眼，脸庞黑红。

“新华。”来人非常热情地打起招呼。

祝新华赶紧迎上去：“楚平叔，您好。”

“哎哟，长这么高了，快赶上我了。”

“楚平叔，韩阿姨让我带她向您问好，这次她很遗憾没能同我们一起来。她也很想念您和楚爷爷。我们……，楚平叔，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祝新华偕方志宏一家来到楚平的家里，受到楚平母亲和妻子的热情招待，祝新华掏出韩月竹的亲笔信递给他。

楚平打开信，一行娟秀熟悉的字体映入眼帘：

“楚伯伯并楚平大哥好：

十年时光，岁月匆匆，你们的音容笑貌和热情照顾始终让月竹记忆犹新、感动不已，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你们相识、相知，是月竹的福分，每每回想，恍若昨天，历历在目。

我爸爸一直希望楚伯伯能来安平串门，共叙友情。我也因公务在身，加上其它原因，未能去探望你们，深感遗憾和愧疚，希望楚伯伯和楚大哥原谅月竹懒散。

我写这封信，让新华交给你们，是因为新华和方家面临被人缉捕的危险。至于原委，可让新华他们亲自告诉你们，我这里只想告诉你们一点，就是他们走得正、行得正，为坏人所不容，千方百计想置他们于死地。世界之大，难以容身。希望楚伯伯和您能暂且收留并保护他们一段时间，月竹在这里先深施一礼，表示感谢了。

匆匆数笔，自不待言，烦请见谅。

韩月竹

楚平放下信笺，沉思了一下，说道：“方书记，我们部队有个“番茄园”，离这里有十多里地，你们暂且住在那里，一是环境舒适，二是比较安全，等爸爸回来再做安排，您看如何？”

“那当然好，”方志宏点点头，“楚团长，我们来肯定给您和令尊大人添麻烦了，真是过意不去。”

楚平笑道：“方书记，您太客气了，你们既是月竹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困难，只管和我提出来就行。”

众人点头称谢。一家人随楚平到部队招待所吃过了午饭，休息了片刻，楚平便安排车亲自把他们送到那个被称作“番茄园”的地方，为他们腾出一套三间砖瓦平房，作为生活之所。舒适的田园生活，让方志宏一家人格外兴奋，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和被拘押时相比，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

“番茄园”一带是嫩江流域冲积而成的小平原，土质肥沃，人烟稀少。面积有五百多亩，周围生长着一片片白桦林，地势比较隐秘。嫩江就在它的北面蜿蜒流过。部队把这里利用起来，作为自己的给养地，原因大致如此。这里的蔬菜种类很多，有白菜、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云豆等等，边缘地区还种植了一些果树。果菜繁茂，景色宜人。

由于生活安定的缘故，方志宏夫妇觉得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日子里，楚平经常过来，询问生活情况，并随时把报纸和书籍带给方志宏，还专门买了一台小收音机送给他们，让他们了解国家大事。这让方志宏一家非常感激。

祝新华除了帮助侍弄菜地之外，大部分时间还是喜欢钻在战士们的小图书馆里读书，由于这里离嫩江很近，他还学会了钓鱼。嫩江的鱼很特别，有哲罗鱼、雅罗鱼、鳊鱼、细鳞鱼等，沿江一带流传有“细鳞、哲罗，七上八下”的谚语，有时候方志宏兴致盎然，便也与新华、佳怡一同去垂钓，钓到鱼后，支锅点火，舀江水炖江鱼，那鲜美的滋味，让人禁不住生津流涎哩。

也许因为自己当过兵的缘故，方佳怡特别喜欢这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和这里的小战士们认识并熟悉了，并渐渐地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在这里种菜的有一个排的战士，三十多人，排长叫

王勇，是个山东籍的小伙子，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直率，雷厉风行，每天早晨都带领战士们跑步，训练。这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战士见到开朗大方、美丽漂亮的方佳怡，也都从内心里喜欢她，个个都愿意和她说话交往。

这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早晨起来，祝新华和方佳怡两人正在分头打扫房间，王勇走了进来，方佳怡放下手中的活计，便和王勇说起话来，两人唠得十分投机。

“方姑娘，你知道战士们怎么评价你吗？”王勇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

方佳怡歪着头，笑着问道：“他们说些什么啊？”

王勇站起来，用越剧唱道：“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一见心里就跳不停。”王勇虽然是个山东人，可唱起越剧来却是有板有眼。

方佳怡忍俊不禁：“你们那儿是不是有绍兴的战士啊？不然你怎么会唱得这么好。”

“有，有哇，有浙江的，有上海的，也有绍兴的，他们都会唱两句哩。”

“你唱得就挺好，看不出你还真有内秀。”

“哎，我可不行，对了，方姑娘，过两天我们想开个联欢会，同志们都想邀请你们全家来参加，还想请你给我们跳个芭蕾舞呢，怎么样？”

“好啊！”方佳怡忘情地拉了一下他的手，兴奋地说：“我一定去。”

看方佳怡和战士谈的那么投机，祝新华的心里泛起一股酸酸的味道，于是，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

不远的菜地里，方志宏和佐霞正肩并肩地用锄头铲着地里的杂草，一边聊着新华和方方之间的事情。

“老方，咱家方方也不小了，什么时候让他俩结婚算了。”佐霞说道。

方志宏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早点结婚，我们就可以早点抱外孙子了。”

“那可不一定，兴许是个外孙女。”

“不管是外孙子还是外孙女，我都喜欢。”

“说心里话，我更喜欢有个外孙女，女孩心细，我这个当姥姥的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不人见人爱呀。”

“嗯，咱家方方本来就漂亮，生的孩子也一定能继承她的优点。什么妈妈什么女儿嘛。”

“老方，你什么时候也学得油嘴滑舌起来了，你当领导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夸过我。”

“那是没有时间夸，从今以后我天天夸。”

“去你的，一看就不是发自内心的。”佐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非常高兴，如今这样的日子，反倒是她最开心快乐的时候。

祝新华走过来，也拿起锄头帮助方志宏夫妻锄草，方志宏问道：“新华，方方怎么没来？”

祝新华头也没抬地说道：“她正和王排长唠嗑呢，我不想破坏她的兴致。”

方志宏和佐霞相互望了一眼，佐霞说道：“新华，方方和男同志在一起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祝新华摇摇头，遮掩说：“没有哇，同志之间在一起说说话有什么了不得的。”

方志宏拍拍他的肩膀，笑了笑说：“新华呀，方方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子，今后在社会交往方面可能相对比你要大方些、要广一些，另外她和你的生活经历也不太一样，所以你们要有个互相适应对方的过程。不要见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犯核计，要互相信任对方，忠实对方，坦诚相见。特别是作为男子汉要胸怀宽广、要有谦让性，我们家方方可很任性啊，说一不二，这都是我给惯坏的，这一点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祝新华点点头：“我知道，方伯伯，我会谦让她的。”

“嗯，这就好。新华呀，刚才我和你佐姨还商量，你们也老大不小了，过些天生活稳定下来，就给你们把婚事办了，我们老两口也希望早点抱个外孙子或外孙女，当然生两个最好，一姑娘一小子。”

听了方志宏的一番话，祝新华的心情舒畅了许多，说道：“方伯伯，您放心，我会一心一意对方方好的。”

方志宏点点头说：“好啦，去找方方吧，这菜地我和你佐阿姨铲就行了，不然我们也没什么事。”

祝新华放下锄头，又回到家里，王勇已经走了，方佳怡正哼着小曲收拾卫生，看见祝新华走进来，微笑着说：“新华，刚才王排长说要邀请咱们去参加他们组织的联欢会，咱们一起去吧，好吗？”

“行啊，什么时候？”祝新华立刻点头应允。

“他说过两天，我还真想找个地方玩一玩，这地方寂寞死了。”

“可不是，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种地，文化生活太少了。”

方佳怡非常高兴，她翻检着自己的衣服征求祝新华的意见说：“哎，你说到时候我穿哪件衣服合适呢？你帮我选选呗。”

祝新华指着一套普通的蓝花连衣裙说：“穿这套怎么样？”

方佳怡摇摇头说：“不好，他们让我给他们表演舞蹈，我也想回味一下部队的感觉，哎，你说穿军装怎么样？”

祝新华未置可否。

方佳怡翻出那套旧军装，对祝新华说：“你先出去一下，你在这里，人家不好意思换衣服。”

祝新华于是走到外屋，过了一会儿，方佳怡推开房门，探头说：“进来吧。”

祝新华回到屋里，只见方佳怡身着军装，亭亭玉立，合体的军装把她身体优美的曲线衬托得非常完美，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女兵。“报告首长，新兵方佳怡前来报导，请指示。”随后一个标准的军礼。

方佳怡的做戏让祝新华一愣，随后噗嗤一声笑了起来，他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用力地亲了几口，颌首夸道：“方方，你穿军装真好看，还记得我送你的那首诗吗：映目戎姿倾国色，月中嫦娥汗颜愁。”

见新华夸奖自己，方佳怡满脸娇羞，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柔声说道：“新华，我爱你。”

祝新华揽住她的腰，悄声说：“方方，我们结婚吧。”

方佳怡抬起头，凝视着他，问道：“新华，今后你会对我一直这么好吗？”

“方方，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祝新华会一生一世对你好，否则……。”

“好啦，我知道啦！”方佳怡说，“什么时候结婚都成，我听你的。”

“现在。”祝新华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到炕上，方佳怡羞得满脸通红，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低声说道：“不行啊，小心有人看见，再说我要把它留到新婚之夜。”

祝新华点点头，忽然听到窗外有汽车喇叭声，两辆北京吉普车戛然驶到门前停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楚庭威和楚平父子两人。楚庭威依旧是那副标准的将军风度，魁梧的身板，斑白的两鬓，笔挺的军服，举手投足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

“您好，楚爷爷。”祝新华拽着方佳怡赶紧迎出门去，给楚庭威行了礼。

楚庭威看见祝新华，开门见山地问道：“好你个新华？听说你在上海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

祝新华诧异道：“楚爷爷，您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那几天我正在上海出差，休息的时候去逛南京路，正好看见大家在传阅你的那个出身无罪宣传单。我看完就想，这祝新华不就是有一次和韩月竹一起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孩子

吗？他居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不简单啊！”

“楚爷爷，我那个时候很冲动，不知道社会的复杂，后来因为这个吃了不少苦头。到现在这件事也没有了结。”

楚庭威点点头说：“没关系，干就干了，观点我也很赞成，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做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倒非常欣赏你这样的勇气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现在社会上黑白颠倒的事情太多了，好人遭殃，坏人猖狂，到处搞打砸抢，搞武斗，名义上都说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却是在搞派性斗争，这些人心里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一点，我们部队在支左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

祝新华对楚庭威的话深有同感，频频点头，无形中拉进了他和楚庭威的距离。他随后把身后的方佳怡拉到前面来介绍说：“楚爷爷，这是我的女朋友方佳怡。”

方佳怡立刻给楚庭威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您好，楚司令员，我们来给您添麻烦了。”

楚庭威问道：“你是军人？”

方佳怡说：“报告首长，我是退役军人。”

“哦，原来在部队从事什么工作啊？”

“我在部队文工团做舞蹈演员。”

“舞蹈演员？那让我看看你的表演好不好？”

“是！首长。”方佳怡想都没想，手一抬，脚尖点地，来了一个经典的造型，她眼望前方，十分投入地跳起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下子吸引了旁边所有的人。表演完一段，大家热烈鼓掌。楚庭威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一看就知道与众不同啊，是个难得的人才，在这里待着太可惜了。这么着吧，我们部队也有文工团，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才，你愿意去吗？”

“真的？那太好了！”方佳怡十分兴奋，又向楚庭威敬了一个军礼说道：“报告首长，我一百个愿意。”

“那好，你明天就到军分区人事处报到，楚平，回去以后你和人事处打个招呼，就说是我的决定。”

“是。”楚平答道。

方佳怡拉着祝新华的手，高兴地说：“新华，我又回部队啦。”

祝新华也十分兴奋，微笑道：“方方，祝贺你，可别辜负了楚爷爷的期望。”

“放心吧。”

方志宏和佐霞扛着锄头从远处菜地走回来，方佳怡急忙跑过去，兴奋地告诉他们说：“爸爸，妈妈，我又要回部队了。”

方志宏和佐霞听了一愣，待方佳怡把情况说完，方志宏连连点头说：“好啊！快谢谢楚司令员。”

两人快步走过来，与楚庭威紧紧握手：“您好，楚司令员，久仰大名啊，很早就知道您是一位威震敌胆的将军！”

“哎，什么威震敌胆哪，那都是他们瞎传的。你市委书记方志宏我也听说过。”楚庭威拍拍他的肩膀说。

方志宏惭愧地摇摇头：“楚司令员，我现在可不是什么书记啦，确切地说，我是个被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很多老干部都被打倒了，靠边站了，见怪不怪，现在就是这种形势。这位是您的夫人？”

“是啊，我爱人佐霞。”

佐霞和楚庭威握手：“楚司令员，您好。”

楚庭威指着她说：“嗯，我知道，你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抗联小有名气的双枪老太婆吧，哎，对了，你那个时候年纪也不算大啊，怎么能叫老太婆呢？”

佐霞说：“可能我打扮得有点象老太婆，所以他们就叫我老太婆罢。”

楚庭威哈哈大笑：“怎么样？佐霞同志，这么多年，还能打得准吗？”

“够呛,如果练一练,兴许能找到感觉。”

“那好啊,抽时间咱们大家一起去我们靶场,再找找感觉如何?唉,我们部队现在也是一样,只注重政治,不注重练兵,有点本末倒置。”

方志宏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部队不注重练兵,到真正需要武力的时候,没有战斗力啊!”

“方书记,你说得很对。”

“楚司令员,您别这么称呼我,叫我志宏就行,在您面前,我算晚辈。”

“好啊,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好了。”楚庭威边走边说,“过几天我准备去趟安平,去见见我的老战友韩百川,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信需要我带的?”

“楚爷爷,您要去安平?”祝新华问道。

楚庭威点点头。祝新华说:“也不知道韩月竹阿姨他们怎么样了?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然后再让韩老师去一趟盘龙县桃花溪,看看我母亲,顺便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她,省得她担心。”

“嗯,好吧。”楚庭威点头答应。

众人进屋,佐霞准备做饭,楚庭威摆摆手说:“小佐啊,今晚不要作饭啦,今晚我做东,咱们搞个简单的欢迎宴会,算我楚庭威给你们接风洗尘,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佐霞望望方志宏,方志宏说:“谢谢楚司令员,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方佳怡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悄悄对祝新华说:“哎,新华,今晚可是七月七啊,吃完饭我们去江边散散步好吗?”

“当然好,我求之不得。”

“蕃茄园”食堂在战士们宿舍的一侧,四间大瓦房,有大小餐厅,比公社大食堂要讲究得多。楚庭威、楚平、方志宏、佐霞、祝新华

和方佳怡等一行人来到食堂的时候，全体战士都站起来热烈鼓掌。

楚庭威请方志宏等人就座，战士们早把饭菜摆好了，有嫩江河鱼、炖猪肉、炒鸡蛋、烩茄子、炒土豆片、切黄瓜丝等等，满满地摆了四大桌子。楚平还从车里拿出一箱白酒，分给各桌。见人到齐，王勇快步跑到楚庭威的面前，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员，会餐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楚庭威还了个礼，说道：“好吧，开始。”

王勇转向大家，宣布道：“请同志们静一静，各就各位，欢迎宴会现在开始，下面请楚司令员讲话，大家欢迎。”

众人拍起了巴掌，楚庭威点点头，走到大家面前说道：“同志们，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在这里举行便宴，欢迎原安平市市委书记方志宏一家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方志宏同志是我们北方著名的革命家之一，他和他的夫人佐霞同志早在抗战时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得力部下，在白山黑水之间纵横驰骋，英勇杀敌，消灭了大量的敌伪军和日寇的有生力量，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解放东北和全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革命同志加兄弟，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每个人都差不多革了一辈子的命，跟党走到了现在，现在虽然党内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坚定跟党走的信心没有变，我们要经受住各种考验，保持好革命的晚节，争取做一名党的忠诚战士。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紧紧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周围，为了我们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干杯！”

大家热烈鼓掌，纷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楚庭威对方志宏说：“志宏同志，你也说两句吧。”

方志宏点点头。

楚庭威挥挥手说：“好了，大家静一静，现在请方志宏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众人热烈鼓掌，方志宏端着酒杯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大家，深情地说：“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未婚女婿，对楚司令员、楚团长和在座的所有战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作为一名革命的老战士，出生入死，九死一生，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这让我感到无尚的光荣。我现在尽管被人诬陷，但我对党的忠诚一点也没有改变。因为我坚信，是金子迟早要发光，是真理迟早要被认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中国必将走向繁荣和富强，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方志宏的话让祝新华热血沸腾，他觉得自己家的冤屈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真有一天，自己能为中国的繁荣与富强发一分光，散一分热，那也不枉活一生。

夜空如碧，星光璀璨，天上的银河今晚显得格外清澈，那上面的鹊桥似乎已经搭成，人间的百姓们正在密切地关注着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

祝新华和方佳怡来到嫩江江边，漫步在河堤上，享受着微风扑面的清爽，心中充满了甜蜜。方佳怡穿了一件洁白的连衣裙，窈窕的身姿尽显出妙龄女子特有的妩媚，身上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她把手轻轻放入祝新华的臂弯中，两人仰望星空，挽臂前行。祝新华指着银河旁边的一颗星星说：“方方，看见了吗？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星，银河对面和她相对的那颗是牛郎星，边上的两颗小星是他们的孩子。”

方佳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说道：“王母娘娘也真够狠心的，硬是把人家夫妻给拆散了，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剩下的只能是

无尽的相思和等待,这是不是太残忍、太不近人情了?”

“是啊,银汉迢迢,飞星传恨,忍顾鹊桥归路!虽然他们的爱情经受着恶势力的摧残和时间的煎熬,但他们仍然堪称是中华民族传说中最忠贞的爱情。”

“新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那时候你真像个书呆子。”

“是么?书呆子你还喜欢?”

“是啊,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砰然心动?那时候我就想,咱们肯定是前生的缘分。”

“前生的缘分?”祝新华想了想说,“前生你是路边一棵即将枯萎的玫瑰,我是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群走过你身边的时候,看见你即将凋零,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你挖出来,带回了家,栽到花盆里,然后我日夜陪伴在你的身边,浇水施肥,小心翼翼地守候着,直到你重新开出绚烂的花朵,于是,我们就有了今生的这段缘分。”

听了祝新华的诠释,方佳怡的内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感动,她停住脚步,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胸前,说道:“我来生还要做玫瑰,一生守候在路旁,等待你从我身边经过,我们还会有下辈子的缘分。”

祝新华搂着她,轻轻地咬着她的耳垂,让她痒痒的,说道:“方方,我好喜欢你。”

方佳怡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祝新华的脖子,柔声地说:“我也喜欢你,喜欢你的英俊潇洒,喜欢你的才华横溢,更喜欢你吟诵的那些优美的诗词歌赋,今晚你即兴给我作一首《七夕赋》吧,好吗?”

祝新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笑嗔道:“坏蛋,你又要考我。”

“考你什么呀?你还不是信手拈来。”

“好吧,那我就信口胡诌一段,”祝新华沉吟了一下,诵道:

“七夕的夜晚,天上一对夫妻,地上一对情人,他们都沉浸在永